

美国重返中东欧 对欧盟战略自主的影响*

贺之杲

摘 要：地缘战略的回归与大国政治的加剧凸显了战略自主的显要地位。欧盟战略自主是国际格局、地区秩序和国内结构变化带来的战略调整。美国外交战略调整成为影响欧盟战略自主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不仅体现在美国与西欧传统盟友关系的恶化，还体现在美国重返中东欧并塑造多权力中心的欧洲，重塑欧洲地缘政治。美国重返中东欧导致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异常激烈，中东欧国家采取包括追随、制衡和对冲等差异性战略选择，不仅影响了欧盟内部权力关系和跨大西洋纽带关系，还从安全、经济和规范价值层面弱化了欧盟战略自主。

关键词：美国； 中东欧； 欧盟； 战略自主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博士 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D871.2； D851； 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0)03 - 0052 - 19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追求“美国优先”战略，其中一个特征是美国与传统欧洲伙伴的关系呈现恶化趋势。但美国同时加强了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一体化组织的外交政策研究”(编号：16CGJ017)、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后危机时代的欧盟机构改革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的阶段性成果。

其在欧洲的新伙伴关系，期望中东欧国家成为美国在欧洲发挥影响力的支点。美国重返中东欧是一个程度概念，其前提假设是大国竞争的回归，国际社会正迈向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经济、文化“武器化”(weaponization)的新秩序。^① 大国竞争的加剧必然意味着地缘政治的回归，过分强调竞争与权力的零和博弈，将会引发“安全困境”，增加对抗与冲突的风险。^② 大国竞争体现在权力的所有关键领域，如军事、经济、价值规范等。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思维将国际事务或地区事务的参与者视为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从而通过控制战略地区保障国家安全与利益。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大国竞争的回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事实”，^③系统地为这场竞争做好准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在欧洲，美国物色地区新战略支点始于欧洲边缘地区，将中东欧打造为新的地区战略抓手。^④

关于美国与中东欧的关系，目前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美国从未离开过中东欧，因为美国对北约的军事承诺仍然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北约仍将是维护跨大西洋安全的核心。在全球安全秩序、地区安全局势迎来新的挑战时，集体安全体系会有重构的可能性，但欧美安全共同体解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种观点是美国正加速从欧洲撤离，军事承诺掩盖了政治和外交的转变。美国的外交收缩使欧洲面临冷战以来的最大挑战。费德里加·宾迪(Federiga Bindi)认为特朗普的“撤退”和“美国优先”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终结。^⑤ 第三种观点是美国重返中东欧，与西欧国家疏离。美国重返中东欧以及对西欧国家的外交和战略收缩将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一种图景是创造新的战略现实，成为欧洲强大团结起来的机遇；另一种图景是威胁欧洲一体化架构，增加欧洲内部的分歧与裂痕。总的来看，美国重返中东欧是以退为进、突出重点国家和重点领域，是为了更突出美国对欧洲领导权的掌控，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力。本文重点分析中东欧国家对美国重返中东欧的战略选择及其对欧盟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影响。

^① Rebecca Harding, *Weaponization of Trade: The Great Unbalancing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 2017, p. 1.

^② 科林·弗林特, 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1-24页,这里第18页。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访问日期:2019-12-20.

^④ 贺之杲:《美国重返中东欧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53-64页,这里第53页。

^⑤ Federiga Bindi, *Europe and America: The End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9.

一、美国重返中东欧的背景与意图

通过全面深入了解美国崛起与发展进程中的地缘环境及其在不同地缘政治演化阶段采取的战略,可以发现中东欧在美国战略地位中的变迁。本节从历史和现实两部分重点梳理美国中东欧政策的演变,窥探中东欧在美国战略中的权重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欧政策转向。

(一)美国中东欧政策的历史演进

美国对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政策始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计划。^①在部分中东欧国家看来,这是它们建立独立国家的重要前提条件。美国支持波兰及其他新兴的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后来成为跨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的安全开始由美国间接承担。一战结束后,美国退出欧洲,奉行孤立主义并追求自身发展。二战结束后的雅尔塔体系是美国尊重苏联在中东欧地区利益的结果。^②这是美国首次基于现实主义对中东欧地区进行战略应对。也就是说,基于势力范围,美国认可苏联的势力范围和默许苏联对“东方集团”的控制,从而换取紧张局势的缓和与战略稳定。

冷战期间,美国国际战略以遏制战略为主,尽管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战略环境中存在不同形态。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战略退出欧洲的阶段。随后,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回归引入了规范观念维度,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其中东欧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掀起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运动,挑战了中东欧的既有格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将美国外交政策回归到“十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宪章》的框架之下。里根与威尔逊的观点相似,认为美国的利益和观念价值是不可分割的。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为中东欧国家转型提供了支持,比如1989年美国的《支持东欧民主方案》致力于发展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③随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承诺

^① 威尔逊试图塑造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它建立在美国力量和反映民主价值的新制度之上。但是目前的欧洲体系仍面临“十四点计划”试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嵌入德国、遏制俄罗斯,并建立共同价值观体系。见 Brendan Simms/Constance Simms, “Wilson’s Fourteen Poi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Europe”, *ASPEN Review*, Issue 01, 2018, <https://www.aspenreview.com/article/2018/wilsons-fourteen-points-consequences-europe/>, 访问日期:2019-12-25。

^②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美国在主导战后和平的同时,需要保证与其他大国(包括苏联)的协调。Harry C. McPherson,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Vol. 59, No. 1, 1980, pp. 163-171, here p. 165.

^③ US Congress HR3307, The Support for East European Democracy (SEED) Act of 1989, <https://trackbill.com/bill/us-congress-house-bill-3307-support-for-east-european-democracy-seed-act-of-1989/215286/>, 访问日期:2019-12-25。